紀文達公遺集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七

孫樹馨編校

論　記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論乾隆十二年順天鄉試

天下有各見之端而所以管攝之者則無二天下有至變之勢而所以綱維之者則有常蓋其動而著也皆一理之所分故其散而殊也皆一理之所貫聖人之至德要道其蘊於心而見於身者雖不可以一事盡而要必操其至一以圖之誠以至一之中固不一者所莫能外也故周子特明其說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蓋嘗

論之通書之所謂誠即圖說之所謂太極也太極一實理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以行而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誠一實理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而見誠之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誠於以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而遂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在天而天道無不該在人而人道不能外皆實理之自然而已又何疑於五常百行之本源於是乎則嘗就本之說而思之一木之根一草之荄而草木之精英悉具焉即草木之形質亦無不含焉生而爲柯生而爲葉生而爲華生而爲實莫非其一本

之中元氣眞精具於至足而暢茂條達皆其不自已者也又嘗就源之說而思之河出崑崙不過一勺江出岷山不過濫觴而其既也宛轉乎九折曼衍乎千里支分派別綺交脈注桑欽之所不能記而道元之所不能註也亦其天一化生之氣有以醞釀蓄洩於其間而流於既溢耳則夫誠之理一存而五常百行皆莫外者不可以想見也耶蓋五常皆性之見端而誠者性之所以爲性百行皆心之運行而誠者心之所以爲心天理渾然至聖之道也袪妄存眞希聖之功也其所爲斤斤相示也意良深矣此有得於中庸之旨乎誠也者中也五常

百行所謂和者也抑有得於夫子之意乎誠也者一也五常百行所謂貫者也聖誠而已矣非有得於聖道之深者烏能爲是言哉朱子以爲直接孔孟之傳不虛也

本天本地論 乾隆十九年朔考

太初氣始也太始形始也太素質始也皆未有物也孳于子紐于丑而上下之位定演于寅冒于卯而生育之族繁蔭于陰揚于陽而動靜之性異根於受氣之先因判於成形之後秩然釐然不可誣矣試因本天本地之旨而申之今夫太極無二理兩儀無二原生於兩儀之中者亦無二本故乾父也坤母也天地絪縕男女化生

之象也則本天本地之說似於理為驗月令一篇紀天氣者也而草木禽魚皆與相應周官辨五土之宜九州之國順地氣者也而司徒所掌兼曰其動其植職方所掌兼曰其穀其畜以動物本天植物本地於事為無徵也孔子何以言之張子何以繹之哉蓋嘗取易象而繹之乾曰資始坤曰資生者用之所以相濟乾變為姤坤變為復者道之所以互根闢戶為乾闔戶為坤者其動靜之自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其陰陽之適肖理始於一而其氣不能不有二氣分於二而其類不得不各從無心成化不必物物而雕也而莫知其然皆能順其

自然其命其性其性其情探原而論端緒亦約畧可知矣故天輕以清者也得其清者爲知覺得其輕者爲運動合其輕與清者而厥實排空羽者毛者鱗者介者皆天屬也地重以濁者也得其濁者故無知覺得其重者故無運動合其重與濁者而根柢以下行夭者喬者皆地屬也此何異一祖之孫而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各因其得姓受氏以爲族一人之身而筋骨血氣毛髮之類於五藏各有所屬哉本天本地亦是類矣由此言之陰陽之氣無不至而冬至先應於飛灰夏至先應於懸土類也日月之光無不照而方諸不可以得火陽燧不可

以得水非類也此各從之義也升降飛揚感於氣而無不可動句萌甲坼麗於土則無不順其性者其機暢卽利見之象也洪範以五爲皇極而以會極歸極著其效其亦此理矣非以聖人之德居五爻之正位者其孰足以當之

邁古論 嘉慶元年授受禮成恭紀

臣聞聖人相師聖人亦不盡相師其相師者孟子所謂若合符節是也其不相師者因革損益而已至於道大而用神則變化無不宜運量莫能測故以德召福其受弗祿邀申錫者爲千古聖人所未有以人承天其權衡

至善啟佑無疆者亦為千古聖人所莫及蓋聖者詣極之名亦無盡之量其聖至於不可知其化裁之妙自一一因心立制而相師與不相師均非所論矣洪惟

太上皇帝體協乾元健行無息

御極以後綜理萬幾無一時不殫其勤劬無一事不燭其委曲無一人不鑒其情偽是以

德澤徧陬澨

功烈震荒憬已為往牒所罕覯

壽開九袠以後

康寧逾昔宵旰彌勞羣臣昕夕仰窺私相欽讚咸謂

精明強固萬萬年無極乃以
天懷沖挹
聖孝純摯於繩
武之中申敬
先之志不欲推筴卜年數逾
皇祖初元
親祀卽以六十年歸政精誠
默祝
昊縡上通迨今先
天弗違克符

定志遂以丙辰正月初吉

詔告天下

授寶璽於

嗣皇帝天下臣庶咸謂十紀以來以聖人相禪者惟堯

舜禹然伊耆嬀姒實非父子一家聖人相繼者惟周文

王武王然文王享國五十年大勲未集不能及

太上皇帝鎮撫四瀛數週甲子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

王於與賢之義固符其夢錫九齡亦慶流似續然未嘗

端覺殿廷親見武王之治岐也

太上皇帝創舉

盛儀實度越三五前無舊軌又謂君陳稱至治馨香感
于神明
太上皇帝敬
天勤民
揆文奮武
功德懿鑠合撰清寧用能
入道化成
圓穹篤祜
親見五代
授受一堂洪範所謂康彊逢吉者古有斯言今見斯事

用知兼備諸福在古聖人之上實天人之應捷於影響

是皆誠然然臣謂見

聖人之迹者當深思

聖人之心知

聖人致福之由者當仰求

聖人所以載福之道夫鑫斯衍慶凝承

大寶此

上帝之佑命也

太上皇帝遵密建之

家法自

宮庭舊學之時不知幾經審慮而後先定於癸巳癸巳
以後越二十二載又不知幾經歷試信爲克肖而後宣
詔於乙卯
聖心不見聲色天下亦莫得而測度是何如詳慎也且
夫帝王之學經緯萬端研究經訓以講求治法考證史
籍以旁參政典稽古之義則然然不如實練於國事
高
曾矩矱啟佑乎後人
謨烈典型聽聽乎
彝訓率

祖之義則然然不如近得於身教蓋隨機而指其通變則萬事之利弊無不詳因材而示其予奪則萬物之情狀無所遁是以知

嗣皇帝之克荷

神器而

特命正位以

歸政又信

嗣皇帝之能契

聖訓而

親爲裁制以

傳心此

太上皇帝善承

上蒼篤祜之意而委曲周詳以衍萬年之慶以造四海

之福者豈曰

耄期而倦惟雲牖松楝

高拱九重受天下之養哉縷數自古聖人有一

睿慮深遠

神謨廣運如我

太上皇帝者哉夫衆人不能致之福聖人能致之衆人

不能爲之事聖人能爲之此聖人之所同也詩書所載

三代而上已千百年僅一遇矣至聖人不能致之福獨

一聖人能致之聖人不能爲之事獨

一聖人能爲之此非聖人之所同也有二曜五緯廿八

舍而崑嵛岱華不足以言高有宗動天出乎繫表而二

曜五緯廿八舍又不足言高有渤澥而三江九河不足

以言深有大瀛海包乎地外而渤澥又不足言深談堯

舜文武之事於

今日其亦猶是乎雖管闚蠡酌不能得

高深萬萬之一然一管所闚要亦天之晷度一蠡所酌

要亦海之津潤也故不揣檮昧竊舉區區推測所及著

大聖人無逸之本志經久之遠圖較量往昔而以適古名其篇誌

皇風之極盛亦私慶臣之躬逢極盛也至於

太上皇帝功德之茂與夫

典禮之隆

恩澤之溥在廷諸臣作爲歌頌鏗鏘震耀傳示奕禩已不可以殫數固無待臣之複述焉

化源論 嘉慶三年臨雍講學恭紀

臣聞箕子演疇稱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而推本於皇極之敷言蓋敷以言者示王道所當遵必推本於皇建其

極則聖天子之以身教也故三五盛時帝王皆夙夜祗躬明和禮樂以崇儒明道示天下論者謂政理之經緯在學術學術之講述在師儒師儒之趨嚮則在朝廷之導率化行有本後應乃神自羲軒以至文武建學明倫每親蒞以示鄭重經典所傳亦各極一時之盛矣若夫

聖

聖相承

親以

身教又

親見得

身教者復以

身教倡天下則書契以來未之開也欽惟

皇帝陛下睿哲生知聰明天亶右文稽古念典維勤今

歲仲春敬遵

太上皇帝勅旨

釋菜

先師遂

臨雍講學臣叨掌儀部踪聆

玉音首揭大學綱領而以明德爲新民之原伏考聖經

稱物有本末又稱修身爲本而聽訟章以此謂知本爲

結語蓋明示天下之本在身也
皇帝闡發尼山之意以欽明為協和之所由以位育為
中和之所致勅幾日毖而四瀛景從豈非以
身教立準歟至周易臨卦之大象孔穎達疏曰見在上
臨下之義程子易傳亦曰君子親臨之象足見教思無
窮容保無疆惟
大君能以廣被也
皇帝復推澤潤之理而廣其說於養賢以及萬民夫養
賢莫重於太學養賢之重莫著於
天子之視學至

天子視學而橫經鼓篋之士曉然知
熙朝育才將使厭飫乎道德蘊蓄乎經綸以宣開濟之
猷而錫蒼黎之福起化之源端在是矣然化之起也有
源而源之發也必有自黃祇之載博矣厚矣山河之脈
皆起崑崙而融結者元氣也圓象之運廣矣大矣陽變
陰合五氣以布四時以行而根柢者太極也洪惟我
太上皇帝
道苞九舜
明出十堯前聖心傳千年遙契是不待臚頌矣至於
聖學高深包涵萬彙凡瑯嬛酉陽之祕鶡蘭臺石渠之

逸文四庫叢編著錄冊府者皆
親握權衡明示衮鉞雖一字之闕遺一言之疑誤
披函立見
洞鑒纖毫珥筆典校之臣一經
指示皆曠若發蒙莫能仰測萬一也
聖製詩五集
聖製文三集
奎章宏富衣被垓埏至今以往與日俱增者尚不知當
有幾萬億上下千古之作者無此廣大宏深也至於帝
王之學與儒者異非但詞章訓詁以無當實用而不貴

即性命理氣亦不欲空語精微臣自通籍至今每臨讀
綸綍仰見
乾符手握綜理萬幾提挈廣輪彌綸倁遾神明通變取
諸易咨警告訓取諸書閑邪崇正取諸詩辨名定分取
諸禮是非賞罰取諸春秋凡聖門之大經大法師其意
不師其迹知其經兼知其權用能
執中以馭百度咸釐
端拱九重
坐照萬里無一事不協其宜無一舉不得其當即以太
學而論石鼓石經修其廢墜創建辟雍補其闕遺當復

古者無不復也三老五更之傳訛袒而割牲之附會圜

橋觀聽至億萬人之夸飾雖載在經史亦

著論糾駮不當泥古者未嘗泥也此足見

聖人之政卽

聖人之學

聖人之學卽

聖人之教丁巳乙巳

兩蒞成均皆本諸

身者加諸民使九野八紘咸知所嚮方而已迨

授

受禮成
勤勞訓政即以是爲
皇帝教
皇帝深契乎至德要道之精實操乎全體大用之理舉
而措之又即以
太上皇帝之教教天下本本元元源流遞衍圜橋觀聽
者仰見
皇帝之虔禮
聖庭莫不知百家當斥孔氏當尊必翕然共趨於正學
仰聞

皇帝之闡發聖籍莫不知道在窮經功資用世必嚮然
共趨於實學
大化翔洽亘有徵矣夫方州庠序不知其幾而爲之範
者在太學太學絃誦之士亦不知其幾而立之鵠者在
聖君歷代帝王修是禮者雖多有然同一典制文同而
實不同同一宣講詞同而理不同無起化之源故也卽
唐虞三代之令主盭躬率物合如符節道統之傳遙遙
心契亦未能躬相接也惟周之文武父子一堂然靈臺
辟雍武王雖及見鎬京辟雍文王不及覩何若
皇帝以

聖繼
聖教有其宗是眞化有其源源有所自雖與歷代帝王
同一修臨雍之典而
德盛禮隆敻超萬古惟
今日爲最矣鱗集仰流之衆徒頌文物之明備
恩賚之便蕃是管中闚天也即以爲前聖之成規
太上皇帝因而舉之
太上皇帝之上儀
皇帝崇而效之抑亦牖中覗日矣臣 文詞弇陋不足以
揄揚

盛美謹就拘墟之見測度所及者撰論一篇名之曰化源明治統也即以明道統也若夫

太上皇帝體

天行健廣運無疆強固精明加於曩昔耆耋克肯乎

穹昊自克承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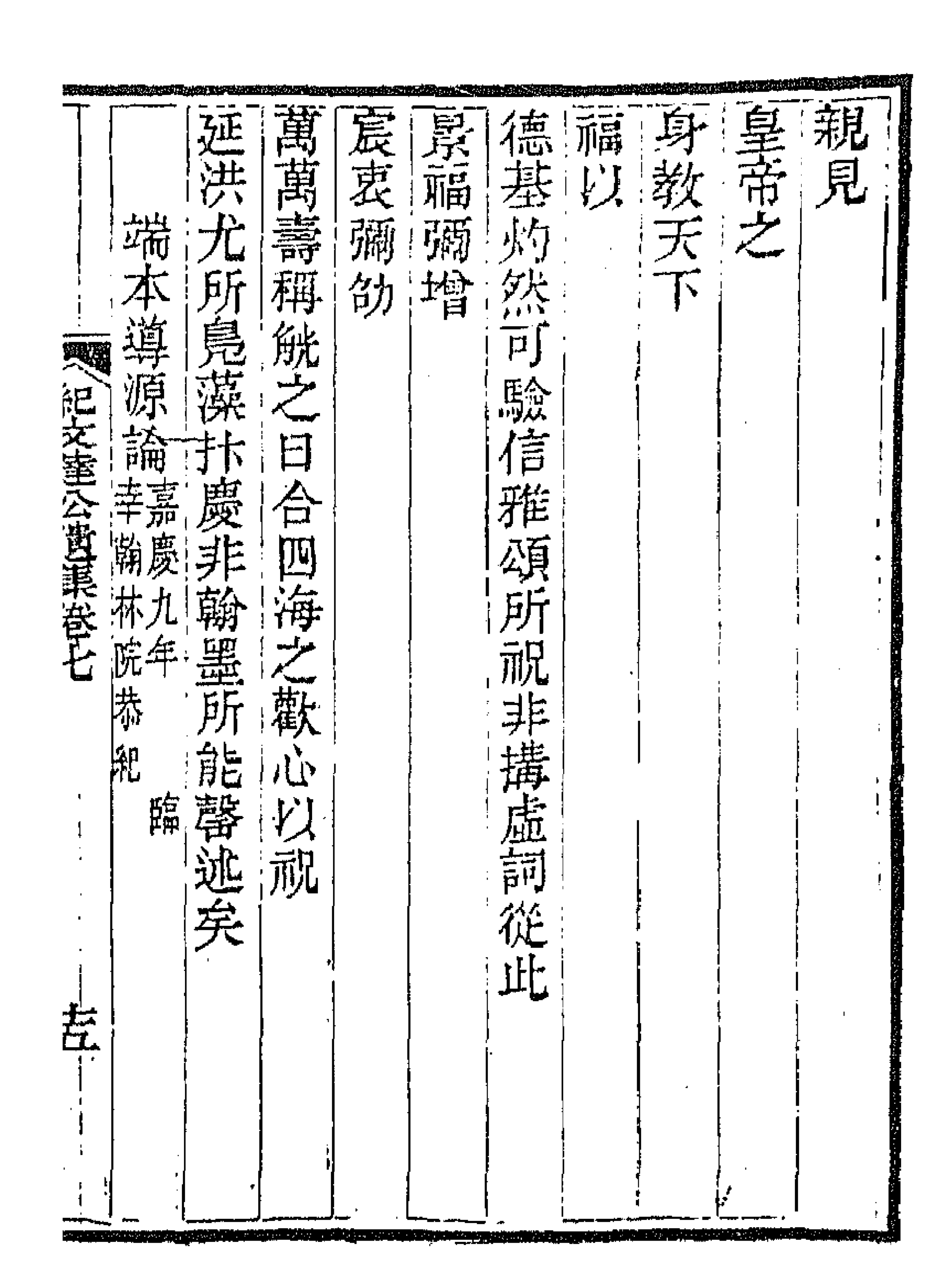
眷顧用能

保佑申命

綿算以長得以

身教

皇帝又能



親見
皇帝之
身教天下
福以
德基灼然可驗信雅頌所祝非搆虛詞從此
景福彌增
宸衷彌劭
萬萬壽稱觥之日合四海之歡心以祝
延洪尤所竟藻抃慶非翰墨所能罄述矣

端本導源論　嘉慶九年　臨
幸翰林院恭紀

嘉慶九年二月三日
皇上修
高宗純皇帝故事
駕幸翰林院
賜宴賦詩仍用張說集賢院詩
御製首末兩韻而
親簡與宴者三十八人各分一韻其餘亦
命以次聯句使各申抃慶之心
典禮裔皇
恩澤優渥凡橫經鼓篋之士皆以為儒者之至榮互相

勸勉務爲凌踔枚馬之文以歌詠昇平敷揚
文治微臣謭劣亦幸以兩入翰林叨領儀部得預分韻
之數燕衎之餘私心揣測竊謂此
高宗純皇帝端本之
治導源之
化
皇上夙承
家法勤求治理因
舊緒而修舉非徒宏奬詞章廣陳華藻也嘗聞伯益頌
堯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聖神心性之精微非尋常所

能窺測武以戡亂文以致治則功化釐然可述矣然五材並用七德咸昭實經天緯地之一事則文文武之綱維歟蓋前聖之禮樂刑政著爲典則曰文後聖述其軌範勒爲彝訓亦曰文則六經是也未經刪定以前學校之制已春夏教以禮樂秋冬教以詩書矣刪定以後儒者世世守之遞相訓詁以爲經世之大法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雖非章句之士所能坐言而起行然所誦說實爲三五之鴻規周秦之際百家淆亂董仲舒始排斥異說斷然以孔氏爲宗蓋治術多歧惟斷之以聖經則申韓之刻酷

不足言刑法桑孔之聚斂不足言財用孫吳之詭道不足言善兵管商之綜覈不足言察吏一切雜霸之制均不致取利一時貽患後日且儒術大明化行俗美即方臘徐鴻儒之徒亦不能終於惑民文爲治本豈不然歟西漢東漢以後傳在經師自宋迨明乃以翰林爲文藪

伏考

欽定歷代職官表翰林即古史官所職初非一事亦參雜不出於一途多以他官兼攝至唐置集賢院而其秩始尊至宋以翰林學士掌制誥而其權始重至明則士子登進必出甲科甲科之中拔其尤者爲翰林翰林仕

官之捷有偃息林泉坐待遷轉至九卿而後入朝供職者惜所講者僅詞賦名臣碩學或間出其中亦氣節經綸皆所自具非從詞賦中來然四民首儒鄉黨之風俗多視儒士之趨嚮儒士又以翰林爲首名場之聲氣尤多視翰林之導引故其官雖不治政事而起化之源則恒在是焉我

國家初建三院後改今制

高宗純皇帝欽定詞林典故於前代藝文以張說詩爲首乾隆甲子十月

駕幸翰林院

賜宴賦詩即以此詩分韻非徒以時代居前也亦以自明以來翰林以雕華相尚幾忘儒者之本業惟說此詩一則曰誦詩聞國政一則曰講易見天心夫詩有貞淫奢儉可以觀天下之政教有興觀羣怨可以正天下之性情於言志之中寓無邪之旨在上者以是事君即爲純臣以是蒞民即爲循吏在下者有所觀感則易爲善有所懲創則憚爲惡推而廣之即陶冶萬類無難也易著盈虛消息之機別吉凶悔吝之兆玩其比應承乘以決存亡進退可以應天下之變可以決天下之疑萬幾般繁亦不疲於屢䝉矣其餘諸經雖限於聲偶不能縷

數而書之道政事春秋之嚴褒貶禮之正名定分別嫌明微亦緣是可以類推豈非臨馭之要道宰制之大權俱握其本哉唐自顯慶以後以詞賦貢舉方尊進士而薄明經說獨引君以經術其識遠在當時上

特取是詩以分韻

聖人之所見大矣恭讀

聖製幸貢院詩有曰

志賢聖志應須立言孔孟言大是難明取士之貴通經也又曰

鳳池多少簪毫者都向龍門燒尾來明翰林本以經義

進毋忘本也所以
訓誡詞臣者至矣所以
宣示治本化源者亦深且遠矣我
皇上
作
述相承
重華協
帝特於
幸翰林院前一日
詔舉

經筵明示宗經之至意
先聖
後聖其揆一矣臣叨列講官伏聽孟子
御論闡化民之至教符會論務本之旨周易
御論明節用之中道酌周禮理財之法
國家大政均源本於聖經於此可以仰覩亦可以共覩
豈徒以榮寵儒臣爲藝林佳話哉昔周公作周官使六
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而篇終申誡以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孔門四科游夏並列文學而一則
嘉其武城之化一則訓以單父之政聖人之敎於是可

思然則
高宗純皇帝之肇舉是典實以詞垣導儒士以儒士導
四民均使勉遵詩禮之訓以釀熙皞之風習染所摩遂
隨麻直氣機所感鷹同鳩化
皇圖恢廓
帝治郅隆所以六十年
醲化懿綱超乎百代我
皇上追紹
前型覲揚
光烈

親政以來使封疆之吏皆飭其簠簋災歉之民皆登於
衽席九嬰三苗之類偶見於唐虞之世者亦無不蕩平
垓埏乂安靈臺偃伯復舉玉堂燕飲之禮以申明
高宗純皇帝右文資政之意笙簧酒醴之樂雖在
天臨之一地而稽古之榮傳播乎四極莫不懽處歷聲
賡歌颺拜之盛雖在燕喜之一時而
心法密契
治法欽承可以造黔黎之福迓天地之和萬萬世咸保
太平昔周之盛也君以鹿鳴以下五詩嘉惠其臣臣亦
以天保九如仰答其君不過通上下之情見交泰之意

耳焉能如歲紀一周
鴻儀再舉以周孔之正傳造陶姚之遐軌哉臣幸際
昌期躬逢
盛典和聲以鳴者響然並作卮藻抃舞莫可名言雖管
窺尺度不足以盡天地要所見亦天地之一隅歌頌不
足以盡
聖人要所見亦
聖人之一事不揣庸陋仰推
敷文之忱以見
高宗純皇帝久登上理有本有源我

皇上克紹丕基善繼善述均前古之所未有闡發萬一

昭示來禩是則臣區區之志云爾

祝釐茂典記 乾隆五十五年八旬萬壽恭紀

欽惟我

皇上正位昆樞凝神雲牖九陽元氣運橐籥以周流二

曜貞明轉璣衡而不息

萬萬年綿延鳳紀積算無窮五五數契合龍圖循環復

始當長庚之直歲

八袠宏開卜太乙之降祥四瀛同慶衢童壤叟咸泳化

而謳吟冰海炎洲亦聞風而詠蹈丁未八月多羅禮親

王臣永恩等上占
景命欣叶瑞於南弧博採輿情共陳書於
北闕祈增
舜壽預陳河渚之符幸荷
堯俞俯鑒封人之願
許以庚戌八月舉行
慶典從衆志也然而
沖懷謙挹
明訓諄詳雖席豫而履豐恒戒奢而示儉戊申三月
詔以大學士臣阿桂等經理其事曲從民志容申芹曝

之忱仰體
天心不改松雲之素觀瞻所繫惟昭
帝制之莊嚴節度斯存不極人工之巧麗蓋我
皇上執中建極規矩生心稱物平施權衡合道義當修
舉雖億萬而無辭事近紛華即纖微而亦謹是以黃河
紫澥斸石搴茭粉堞丹樓甃郛造邑冬官計直恒盈轉
運之舟車農部持籌弗靳度支之金幣至於
春旗遙蒞輯瑞
時巡秋獮
親臨戈蘭講武

屬車所至鄉閭無力役之征
行殿雖陳楝牖鮮雕鶚之飾屢閱
丹詔勿踵事以增華或發朱提每量工而給直今逢
聖節方同文圜之經營預降
温綸俾守堯階之樸遬持盈保泰
聖心之所見深矣是年八月預行正科鄉試即以明春
會試而以正科之歲加舉
恩科歌鹿鳴而開宴不待三年登雁塔以題名探支一
歲碧桃重放春風長天上之花丹桂添栽秋露浥月中
之樹銀袍及第咸稱

壽考之作人鐵綱求材應見文章之報

國此

行慶施惠之始也至於伏生耆耇白首研經曹鄴棲遲

青衫隨計來扶鳩杖皆邀免解之

恩得到龍門總入奏名之例人登雲路爭看老鶴之沖

天官帶冰銜亦似新鶯之出谷蓋年老諸生以鄉試

賜第會試

賜職者三載之中殆數百焉是皆我

皇上金華歲講

念典緬勤壁水

親臨
栽培有素
聖章寶字括典謨雅頌之精
璧府芸籤蒐甲乙丙丁之祕箕疇演範建
皇極以敷言
羲畫傳心觀人文以成化元元本本惟
聖教之開先炳炳麟麟遂儒風之彌盛加以澄清士習
滌宋儒朋黨之風慎重科名遏唐士賁緣之實敦崇道
義俗盡還淳砥礪廉隅人思自立是以滋蘭種蕙才彌
取而彌多映雪囊螢年益高而益壯幸登

壽寓得荷

榮光豈非

入道之成俾協彙征之吉歟是月緬甸國貢使至十二月臺灣生番亦至白狼赤虺唐姚州旁帶之區青草黃茅楚莊蹻未開之地當年負險避七萃而潛蹤此日輸誠慕兩階而向化甘稱臣僕不矜驃信之題詩無待招徠迴異趙佗之納貢至於峒蠻別種翠嶂週圍海國旁支赤嵌控帶土風各別在山都木客之間王化不通自東陸赫胥之世屬以樓船下瀨橫衝鹿耳之濤戈甲搜巖淨掃雞籠之雪狼弧討逆始知九伐之

聲靈屢徧傾心願附八閩之版籍爲言卉服到
朝廷初習威儀擁霧鑾煙如天地乍闢混沌是皆
皇穹眷命申保佑之無疆故令荒憬歸心昭天人之合
契當其仰瞻
宮闕經九譯而來庭皆蒙
俯允臣鄰效三呼而致祝豈偶然歟是年冬禮部侍郎
臣德明以太常寺仙蝶恭
進蒙
御製詩章我
皇上道源洙泗久斥神仙治法唐虞尊矜符瑞故

天文寵錫雖特記其來儀
聖諭丁寧仍預防夫好巽然當昆蟲之俯蟄咸避風霜
惟茲薄翼之蠉飛近瞻
雲日共聞共見事有明徵時往時來象非偶幻良由
得天久照逢
洪算之緜延所以與物皆春飲太和之洋溢休徵感應
則草木長蕃協氣沖瀜則禽魚咸若亦似陪筵之千叟
各遂生成因偕表宅之百齡並登仁壽較諸連珠合璧
天著神符九穗雙岐地徵靈契洪纖異類論其事似若
殊途位育同原考其理實無二致

帝垂彝訓雖云却而弗居 臣 頌昇平未敢闕而不錄也
己酉正月大學士 臣 阿桂等奏請纂修
萬壽盛典摛詞東觀金匱紬文比
壽南山琅函紀盛自
七旬而訖始十年之歌頌彌多列八目以分門兩載之
蒐羅未竟蓋
九重之綸綍歲歲增宣兼萬國之梯航時時遝集浩繁
難罄本如海之無涯接續添書亦似川之方至羲和測
驗不能寸晷而周天章亥步量難以數程而盡地固其
所也是年五月安南國阮光平奉表乞降七月西番廓

爾喀亦遣使內附鄧侯去國失地書名鄖子無歸從拏
不返廢興有數識
天意之所存順逆能明卽
帝心之所鑒覲葵忱之向日語出中誠信螳臂之當車
事由謏犯陳情納贄願隨
軒帝之合符稽首稱藩不待
周文之因壘當經始祝
釐之歲恰值攸關計臚歡稱慶之期猶能來賀若夫蓬
婆之外地漏山經井絡之餘人依梵域大荒西去已遠
隔乎坤維懸度東行但遙稱以震旦初以下情未達觸

釁搆釁而兵爭繼因
聖鑒周知虞芮質成而心服稽其能媒入貢路出三巴
正逢桂蠹封函入來五嶺聞風讋慄均爲不戰而降接
踵馳驅大似相期而會若或使之斯亦異矣是歲也嘉
祥並集已届
昌辰
乾惕彌深猶形
睿藻
德能基福理溯其淵源
聖本希天

心符乎幬載九疇布列惟
皇極之居中五事分占信庶徵之有驗文鑴
寶篆詞比湯盤
記勒瑤編義深堯誡上孚
帝緈知息息之潛通獨握
乾樞恒兢兢以密省則有
御製八徵耄念之寶記焉雙鉤精妙墨拓烏金十鼓國
圖石鑒蒼璧援今證古縷陳一器之源流摘謬存眞
親定三家之同異集王書而刻帖妙勝懷仁補周雅以
成詩遠逾束晳已殘焦尾重膠百衲之琴久碎精金再

鑄九州之鼎
幾餘旁涉臣知
聖智之兼周物小能勤益見
睿思之曲到則有
御製重定石鼓文焉夫岐昌演易法天者在於健行姬
旦陳書享國者由於無逸箴銘咨儆是眞保治之樞機
強固精明抑亦
延年之符券矣庚戌正月頒
萬壽恩詔於天下大撓推歲候屆新正太皞司辰時當
元日簫吹太簇爲東風入律之初柄指攝提是北斗回

天之始
寶衮啟長生之籙
天祿方增益漿散太極之泉
春祺用錫歲朝申賀拜
黼座而分行
聖節推恩布
綸音而渙號台衡承
旨擘來一卷
黃麻宗伯司儀捧到三層
丹陛鳳啣而下日華耀五色之紋蛾伏而聽風影濛雙

垂之穗鴻臚送唱春生廿二條中儀部分
頒澤浹三千界內霆聲啟蟄八賓之壤處傾聽雲液流
甘百族之桐生茂豫喧呼相告眞如大海潮音沾溉無
窮未滅恒河沙數然而我
皇上淵乎深念彌軫衡茅邇爾遐思先知稼穡
乾元各正雖溥育夫寰中
巽命重申再加施於格外更於
頒詔之後
命普免天下錢糧九州成賦爲數原多一體蠲征承
恩最溥

滋培有素已而停轉粟之舟
敷錫無疆又四輟催租之吏
膏雨一時而再降九穀增蕃
福星每歲而移邏三年徧到固宜
堯封禹甸人人後舞而前歌兼使戎蠻疆處處懷仁
而慕義矣是月十日
命外國貢使隨宴於
御園高句驪東藩之首近接三韓暹羅斛南海之隅遙
通六詔集榕城之市舶獻饈者地號中山欸桂管之關
門叅表者人居北戶復有天西之絕域駿鹿呈圖新從

棧北之長途貢贄通道先來後至均當
慶節之前舊屬新封並入
華林之宴五筵列俎叨
天酒之
親斟三國同文喜
宸章之賡和顏師古繪圖貞觀會所未聞明悉獮聯句
蓬萊知其不逮豈非山川萬里咸知
威德之昭所以中外一家共效拜颺之盛歟二月
東巡岱嶽
親祀

孔林百神咸秩迹尋黃帝之合宮六藝常昭禮重
素王之闕里萬家入
光明之燭風被青徐四民游樂利之天
恩沾河濟惟
皇斂福無煩採策於山靈是處祈
年定信添籌於海屋況乎
臨瞻車服道本崇儒
宏獎詩書政先造士地連郊何博收冀野之騄驪俗尚
章縫添種頖宮之芹藻燈明黃卷爭奮志於黌中草映
青袍每成名於額外傳毛萇之雅頌多吟

嘉樂之章習言偃之絃歌半奏
熾昌之詠亶有由矣七月緬甸國貢使與臺灣生番皆
復至狠朧初返求
錫命而重來龍戸纔歸因介
眉而再到就瞻志切寧辭川陸之遙頌祝情深敢避風
潮之險紅綃胃額金葉高擎絲罽垂腰瓊筵曲跪花紋
密簇辨佛天香象之形錦段輕舒出海國靈皺之手珍
函祕寶宜增修瑞應圖中異狀殊名具譜入昇平樂裏
他如昔來豐鎬會錫南車後逮虒劉遂停北轍迨
威棱之震疊遠被丹垠乃遜聽之風聲重輸白雉十年

一貢平時原有常期

萬壽八旬今日特申賀悃飛章先告正當岱宗輯玉之時西表初呈恰符泮水獻琛之地足見綏柔之德歷久而彌深亦徵銜感之忱有增而無已則南掌貢使至焉孿鞮故地南北二庭突厥遺封東西兩部赤山青海衺延斜繞乎長城烏弋黃支控制全歸乎都護不侵不叛一百年松漠銷烽無詐無虞二萬里玉關通驛來經氷磧知屬國之同心跪上霞觴願

聖人之多壽則蒙古回部咸至焉雷音說法遠接金容雪嶺安禪別開銀界西方佛國夙尊大寶法王

東土聖人早識
曼珠皇帝曇花淨域尙傳五百之應眞貝葉新經敬上
十千之
天子企瞻
舜日皆生歡喜之心膜拜
堯階齊賀
延洪之祚則西藏達賴喇嘛班禪貢使至焉大宛舊壤
夙建五城毋寡餘民今分二族捎雲古榦問神樹而猶
存踣鐵高蹄貢花驄而屢至時因驛長得聞中土之歡
吟敬遣翎侯遠達外臣之賀悃黃雲入塞來經既脫之

區赤嵜聯行亦預爻閭之會則哈薩克貢使至焉周封箕子古有遺風李代王瑤今仍舊國樂浪郡久爲外域賓密邇於邊疆覺華島一震
天威遂長修夫職貢每逢
聖壽原隨虎拜之班幸值
隆儀更切凫趨之願逆經風雨雖淹滯而難行志仰雲天竟馳驅而迅赴則朝鮮貢使至焉岷源曲折江水東流石紐巑岏維州西控狼心叵測近依巴蜀之疆鳥道難登舊是冉駹之地自六師之戡定全然列戍開屯遂九姓之枚寧莫不輸賓納賮更番入覲得瞻

龍袞之光隨隊蹌堂亦附雁臣之次則兩金川土司至焉若夫呼韓覲漢雖有前聞蘇祿朝明亦徵舊史然皆偶因他故隨貢篚以來庭都非特矢專誠奉

壽觥而詣

闕茲獨山程水驛遠跋涉以觀光月館雲階躬趨蹌而申慶椒詞金盞迥逾唐花之歌蕃樂冰紘絕勝龜茲之譜核諸越史蓋以來之所未聞徵以蠻書唐以前之所莫紀則安南國王阮光平親至焉是皆我

皇上天弧震耀八極宣威

心鏡澄明

九重握算河源椈鼓再清葱嶺之塵月窟牙旗雙獻花
門之馘闖蠶叢而破陣梟獍巢空跨鯨海而揚舲魚龍
氣淨路窮地絡八紘拓白阜之圖響徹天閶十曲奏黃
神之樂是以玉河珠海悉主悉臣鰈水鶼林來王來享
九如陳頌際流虹繞電之期四海趐風預鼓瑟吹笙之
宴會歸之盛至是而蔑以加矣七月十有九日
聖駕至自
避暑山莊自八月朔爲始日
召王公大臣及諸外藩
錫宴作樂於

同樂園朱廊列坐共侍
堯樽
紫殿分曹同聽
軒樂風生繡罽廿四番迭換雲衣響滴銅壺卅二刻細
浮銀箭對曈曈之日影
化國恒長望穆穆之
天光
聖容倍肅綈囊疊進仍章奏之
勤披錦帙時開更圖書之頻玩管絃聲裏事每
親咨歌舞筵前人猶輪對

起居無倦是爲靜而有常
莊敬彌強益信恭則能壽此尤近依
日月衆目之所同瞻恭詠臺萊羣情之所共慰者矣是
月十二日
聖駕自
圓明園入
宮金支
啟蹕道路光輝玉軑鳴
鑾入天聽仰幔亭帳殿稍供
睿賞之

游觀綵樹繒峯聊作太平之潤色九華煜爚黼繡周張
百戲駢闐魚龍曼衍蓋
恩膏之沾沃物力原豐況
茂賞之便蕃工徒胥逮露臺猶惜雖知
聖德之謙沖鼛鼓弗勝難禁羣情之踴躍四圍周顧如
登忉利天宮
六御徐行真見
無量壽佛十三日昧爽
皇上御太和殿受賀千官黻珮候虬箭而晨趨萬國衣
冠待鳧鐘而夜警東皇日出五色曈曨

北極
天臨九關肅穆華旗金翠交動影之龍蛇寶鼎煙雲裊
薰香之龜鶴五疇
斂福表陳出洛之符
萬歲徵祥拜效呼嵩之願仰
皇躬之康豫慶洽禪瀛修
茂典之煒煌光昭禮樂豈但天水蘭陵之帝莫比其隆
抑亦擬提合雒以來未逢斯盛於是上遵
祖制瓊筵展八日之期下慰人情綵服過兩旬之外自
天申命僉云

茀祿之加贏與衆同歡共卜
修齡之錫羨
皇運萬八千歲蕩蕩天長易圖三十六宮盎盎春滿歌
舞溢於九野音兼乎傑俅兜離滋榮徧於百昌澤洽乎
飛潛動植茅簷蔀屋咸擊壤以歌嶮鷺序鴛班爭操觚
而賦詠臣起家詞館本業文章承乏容臺叉司典禮恭
逢
聖節叨襄贊乎
鴻儀宜奏和聲用發揚乎
盛烈惟是

乾坤之象非尺寸所能量
日月之光非丹青所可繪每思摛藻動輒含毫況乎
福德兼隆篇章易富上擬班揚之作疊積書山追摹枚
馬之音爭流學海金春玉撞已看衆體之兼陳蠡酌管
闚寧待庸音之複述惟是春風乍暖則鶯囀叢花夏雨
初晴則蟬鳴高樹在小物適逢佳候尚解舒吭豈微臣
幸遇
昌期竟能闕響緬維古義守官與守道無殊揆度常情
所見較所聞為悉爰稽舊牘起合詞籲請之初敬述
新綸至

大禮慶成之日規模畧具惟臚職掌之相關挂漏猶多
實覺揄揚之不盡雖知駢四儷六非記
言記
動之體裁所欣
咸五登三皆
得壽
得名之證驗獻諸
黼扆惟仰祈
悠久之無疆布在書林庶共識
康彊之逢吉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七